

<<马桥词典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马桥词典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64632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64639

出版时间：2008-5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韩少功

页数：37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马桥词典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马桥词典（修订版）》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、风格鲜明、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，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、归纳和择取；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，各系列卷数不等，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的标题（长篇作品以书名）命名。

《马桥词典（修订版）》是该系列丛书的其中一本，供读者阅读赏析。

我投入文学写作已三十年。

回顾身后这些零散足迹，不免常有惶愧之感。

以我当年浓厚的理科兴趣和自学成果，当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大概是顺理成章的人生前景。

如果不是“文革”造成的命运抛掷，我是不大可能滑入写作这条路的。

我自以为缺乏为文的禀赋，也不大相信文学的神力，拿起笔来不过是别无选择，应运而为，不过是心存某种积郁和隐痛，难舍某种长念和深愿，便口无遮拦地不平则鸣。

<<马桥词典>>

书籍目录

自序	编撰者说明	主要人物	词条首字笔画索引	江	罗江	蛮子	三月三				
马桥弓	老表	甜	碘酊	乡气	同锅	小哥	神仙府	科学	醒	觉	
发歌	撞红	觉觉佬	哩咯啲	龙	龙	枫鬼	肯	贵生	贱	梦婆	.....

## &lt;&lt;马桥词典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江 马桥人的“江”，发音gang，泛指一切水道，包括小沟小溪，不限于浩浩荡荡的大水流。如同北方人的“海”，把湖泊池塘也包括在内，在南方人听来有些不可思议。重视大小，似乎是后来人的事。

英语中的river（江）与stream（溪），就是以大小来分的。而近在海峡对面的法国，fleuve指入海的河流，riviere则表示内陆河或流入另一条河流的支流，与大小无涉。

可见四海之内名理多异，不是一一对应的。

马桥人后来也明白了大小，只是重视得似乎不太够，仅在声调上作一点区分。“江”发平声时指大河，发入声时则指小沟小溪，外人须听得次数足够多了，才不会搞错。我刚到马桥时，就发生过这样的误会，按照当地人的指点，兴冲冲寻江而去。走到那里，才发现眼下哗啦啦的“江”窄得可以一步飞越两岸，里面存一些幽暗的水草，有倏忽而逝的水蛇，根本不适合洗澡和游泳。

人声的江不是平声的江。沿着入声走了一阵，一下走进了水的喧哗，一下走进水的宁静，一下又重入喧哗，身体也有忽散忽聚的感觉，不断地失而复得。

碰到一个放牛的老人，他说莫看这条江子小，以前的水很腻，烧得，可以拿来点油灯。

罗江 马桥的水流入罗江，村子距江边有小半天的步行路程。过渡 有小划子，若船公不在，过河人自己把划子摆过去就是。若船公在，五分钱一个人，船公把划子靠到对岸了，稳稳地插住船头篙，站在岸上一一收钱。点一张票子，就蘸一下口水。

攒下大一点的票子了，他就垫进一顶破旧的呢子帽，稳稳地戴在头上。过河钱无论冬夏都是一样。

其实，夏天的江面要宽得多，水要急得多。若遇到洪水时节，漫漫黄汤遮天盖地而下，昏黄了一切倒影，向岸边排挤一叠又一叠的秽物，还有一堆堆泡沫塞在水缓的浅弯，沤积出酸臭。但越是这个时候，岸边的人倒越多，一心一意等待着从上游漂下来的死鸡、死猪，破桌子或者旧木盆，还有散了排的竹木，打捞出来捡回家去，这叫发大水财。

当然，有时候也可能有一个女人或者娃崽，泡成了巨大的白色肉球，突然从波涛中滚出来，向你投射直愣愣的呆目，吓得人们惊叫着逃散。

也有一些胆大的娃崽，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篙，戳着白色的肉球，觉得好玩。

江边的人也打鱼，下吊网，或者下线钩。有一次我还没有走到江边，突然看见几个走在前面的女人，尖叫着慌慌张张回头就跑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。

再仔细看，她们的来处，男人无论老少，也不管刚才正在挑担还是在放牛，刹那间全脱光了裤子，一顺溜十几颗光屁股朝河里跳跟而去，大吼大叫。

我这才想起，刚才闷闷地响了一声，是炮声。这就是说，河里放炮了，炸鱼了，他们闻声而脱是去捞鱼的他们舍不得湿了自己的裤子，也不觉得这种不约而同的紧急行动会吓着什么人。

在马桥的太年里，我与罗江的关系并不多，只是偶尔步行去县城时得在那里过渡。说起过渡，五分钱常常成了大事。知青手里的钱都不多，男的一旦聚成了团，也有一种当日本鬼子横行霸道的冲动，过渡总是想赖账。

有一个叫黑相公的，在这些事情上特别英雄，上岸以后拿出地下工作者舍己救人的做派，一个劲丢眼色，要我们都往前走，钱由他一个人来付。

## &lt;&lt;马桥词典&gt;&gt;

他摸左边的口袋，掏右边的口袋，装模作样拖延够了，看见我们都走远，这才露出狰狞面孔，说他没有钱，就是有钱也不给，老鳖，你要如何搞？

然后拔腿就跑。

他以为他是篮球运动员，摆渡的老馆子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。

不料老人不觉得快慢是个什么问题，扛上一条长桨，虽然跑得慢，离我们越来越远，但决不停下步来，追了一里，追了两里。

追了三里，追了四里”……直到我们一个个都东倒西歪了挂涎水了，小小的黑点还是远远地咬住我们。

谁都相信，只要没有杀了他，他今天不讨回这三角多钱，即便挥舞长桨追到天边，断不会回头的。

他一点也没有我们聪明，根本不打算算账，不会觉得他丢下船，丢下河边一大群待渡的客人，有什么可惜。

我们无路可走，只有乖乖地凑了钱，由黑相公送上前去以绝后患。

我远远看见老人居然给黑相公找还了零钱，嘴里大张合，大概是骂人，但逆着风一句也没有送过来。

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位老人。

清查反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的一支手枪成了重点追查的问题。

枪是在城里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搞到手的，打完了子弹，还舍不得丢，偷偷带到乡下。

后来风声一紧，怕招来窝藏武器的罪名，才由黑相公在过渡的时候丢到河里，而且相约永远守口如瓶。

这件事是怎么暴露的，我至今仍不清楚。

我只是后悔当时太自作聪明，以为丢到河里就干净了。

我们没料到上面不找到这支枪，根本不可能结案，相反，还怀疑我们把这支枪继续窝藏，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

没完没了的审问和交代之后，好容易熬到了冬天，罗江的水退了，浮露出大片的沙滩。

我们操着钯头，到丢枪的方位深挖细找，一心想挖出我们的清白。

我们在河滩上足足挖了五天，挖出了越来越阔大的范围，差不多在刺骨寒风中垦出了人民公社的万顷良田，就是没有听到钯头下叮当的金属声。

一支沉沉的枪，是不可能被水冲走的。

沉在水底，也不可能什么人把它捡走。

奇怪的是，它到哪里去了呢？

我只能怀疑，这条陌生的江不怀好意，为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理由，一心要把我们送到监狱里去。

只有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才感觉到它的神秘，也才第一次认真地把它打量，它披挂着冬天第一场大雪，反射出刺眼的白光，像一道闪电把世界突然照亮，并且久久凝固下来。

河滩上有一行浅浅足迹，使几只白色的水鸟不安地上下惊飞，不时滑入冰雪的背景里让人无法辨别，不耐又从我意想不到的地方钻了出来，几道白线划过暗绿色的狭窄水面。

我的眼睛开始在一道永久的闪电里不由自主地流泪。

没有什么人过渡。

摆渡的不是以前那个老馆子了，换成了一个年轻些的中年人。

我们笼着袖子在岸边蹲了一阵，就回去了。

我猛圆头，岸上还是空的。

蛮子（以及“罗家蛮”） 壮年男人别名“汉子”，是较为普遍的情况。

马桥人更习惯把男人叫作“蛮子”“蛮人”“蛮人三家”。

其中“三家”的来历不可考。

古代有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”一语，其中“三户”似乎并非特指男人。

明明是一个人，却带着“三家”的标记，承担着“三家”的使命，这是不是楚地先人的传统，也不得而知。

## &lt;&lt;马桥词典&gt;&gt;

我曾经有一个想像：如果一个人的血缘来自父母两人，而父母的血缘又来自祖父母一辈的四人，祖父母的血缘又来自太祖父母一辈的八人……照此几何级数往上推算，只须几十代，全人类的巨大数目都可统括在先辈的范围之内，都是每个人共同的祖先。

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的美好愿望，在这则简单的运算里完全不是虚言，竟有了生理学的可靠依据。从理论上说。

每一个人都是全人类的后裔，每一个人身上都收聚和总结了全人类穿越了几十代的遗传因素。

那么一个人还是一个人吗？

还仅仅是一个人吗？

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，“个人”的概念是不完整的，每个人也是“群人”。

我希望马桥的“蛮人三家”中的“三”只是传统中“多”的同义词。

这样，“蛮人三家”就差不多是“群人”的别名，强调着个人的群类背景，也就暗僵了我的奇想。

“蛮”字流行于南方，很长时间内是南人的统称。

有关的资料记载，春秋时代（公元前七 年）有罗国，即；罗家蛮。

《左传》说：“鲁桓公十二年，楚师分涉于彭，罗人欲伐之。

”算是最早的痕迹。

罗人曾定居今天的湖北宜城县西南，与西南方的巴国为邻，后称罗川城，见于《水经注》卷二八。

罗家蛮又叫罗子国，曾以彭水为天然屏障，抗拒北方强敌，一见楚兵南渡，是不能不抵抗的，而且居然也取得过胜利。

但楚罗大小悬殊，后者终非敌手。

我们在《左传》中看到，罗人后来两次逃亡，第一次逃到枝江县，就是历史上“巴人”的发祥地；第二次是二十年左右以后的楚文王时代，再次逃到湘北，即现在的岳阳、平江、湘阴县一带。

江以人名，罗江就是这样获得了名号。

很难想像当年扶老携幼的长途迁徙。

从史料上看，罗人到达这里以后重建了“罗城”，但今天已经了无痕迹。

我怀疑罗江边上的长乐镇，就是当年的罗城。

“乐”与“罗”在方言中谐音，可算一个线索。

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，也是我进山挑竹木之类的必经之地。

它有贯串全镇的麻石街，有流淌于麻石上的甜酒香和木屐声，通向热闹而且湿漉漉的码头，也有一些似乎永远不会探出人面来的紧闭门窗。

当地人说，码头下有铁柱，水退时才可以看见，上面还有很多模糊的古文。

我当时没有考古的兴致，从没有去看过。

每次都是累得两眼发黑，喝下一碗甜酒之后，倒在街边和衣而睡，准备继续赶路。

譬好几次我都是被深冬的寒风冻醒的，一睁眼，只有头上摇晃欲落的疏星。

如果长乐不叫罗城，那么可供查考的还有落铺、珞山、抱落、铜锣峒，它们也有一字谐音予“罗”，也都与我有过一面之交。

这些村或镇至今在我的印象中还可浮现出古老的墙基和阶石，浮现出男女们眼中一闪即逝的躲避和戒备。

罗人与巴人有亲密的关系。

“下里巴人”在这里是很通用的成语，意指他们的古歌。

罗江的终端便是“巴陵”，即现在的岳阳。

《宋史》卷四九三说到哲宗元事占三年（公元一 八八年），“罗家蛮”曾一度“寇钞”，后来由土家的先辈首领出来加以约束，才告平静，可见土家与罗人是颇为合作的——而土家族被认定为巴人的后裔，已成史学家们的公论。

另一个可以注意的证据是，土家传说里经常出现有关“罗家兄妹”的故事，显示出“罗”与土家族先民有不解之缘。

奇怪的是，我在罗江两岸从没有找到过名以“罗”字的村镇，也很少听说有姓罗的人家——除了我所在村子里一位姓罗的老村长，出身长工，是个地地道道的外来户。

## &lt;&lt;马桥词典&gt;&gt;

我不能不设想，一次残酷的迫害浪潮，一次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也无从想像的腥风血雨，使“罗”字成为了这里的禁忌，罗人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姓氏，隐没自己的来历，或者远遁他方，就像某些史学家描写的那样，成群结伙，餐风宿露，去了湘西、黔、桂、滇以及东南亚的崇山峻岭，再也没有归来。

从那以后，罗江有名而无实，只剩下没有内容的名号，成了一张不再发出声音的嘴，只是喷放出来无边的寂静。

即便这张嘴被我们从墓穴里找出来，我们也不知道它曾经说过什么。

事实上，他们的国家已经永远失去了，万劫不复，渺无踪迹。

只留下一些青铜器，已经粉化，一捏就碎。

我在那里挖荒时；多次挖出大批的箭镞和矛头，只是都非常小，比书上看到的要小得多，显示出当年金属的稀贵，必须用得十分俭省。

这些出土物被本地人见多不怪，不当回事，全都弃之地边道旁，小崽子们装上一篮篮的，拿来打架玩耍而已。

我后来见到博物馆里一些森严保护下的青铜器的展品，总是有点不以为然。

这些东西算什么呢？

我在马桥的时候，随便踩一脚，都踩到汉代以前去了，脚下吱吱吱不知要踩掉多少文物珍品。

三月三 每年农历三月三日，马桥的人都要吃黑饭，用一种野草的汁水，把米饭染黑，吃得一张张嘴都是黑污污的。

也就是在同一天。

所有的人都要磨刀，家家户户都霍霍之声惊天动地，响成一片，满山的树叶被这种声音吓得颤抖不已。

他们除了磨柴刀菜刀镰刀铡刀，每家必有的一杆腰刀，也磨得雪亮，寒光在刃口波动着跳荡着爆发着，激动着人们的某种凶念。

这些刀曾经在锈钝中沉睡，现在一把把锃亮地苏醒，在蛮子即蛮人即蛮人三家们的手中勃跃着生命，使人们不自觉地互相远离几许。

如果不是人们把刀柄紧紧握住，它们似乎全都会自行其是，嗖嗖嗖呼啸着夺门而去扑向各自的目标，干出人们要大吃一惊的事情——它们迟早会要这样干的。

我在心里把这一习俗，看作他们一年之初准备农事的仪式，不作干戈的联想。

但不大说得通的是，准备农事主要应该磨锄头，磨犁头，何以磨腰刀？

刀光一亮，春天就来了。

三月三是刀刃上空气的颤动。

马桥弓 马桥的全称是“马桥弓”。

弓指村寨，但包括村寨的土地，显然是传统的一种面积单位。

一弓就是方圆一矢之地。

马桥弓约有四十来户人家，还有十几头牛以及猪狗鸡鸭，偎着大小两片狭长山谷里的水田。

这个村子的四至是：东接双龙弓的田土，可遥望罗江。

北向天子岭的起伏山脉，与岔子沟以天子岭上的水流走向为据，骑岭分界。

西邻张家坊。

南通龙家滩，并有小‘道与六十年代建成的长（沙）岳（阳）公路连接，如果坐汽车去县城，就得走这条路线。

从马桥的弓头到弓尾，得走上一个多时辰，这不能不使人惊讶：古人是何等的伟大雄武，可以一箭射出这么大一片地方？

一代一代下来，莫非人的个头越长越小？

马桥弓据说原来也叫妈桥弓，但除了一张旧契据上有过这样的写法，没有更多的证据。

把它当作前人一时讹写的结果，也是可以的。

进入现代以后，记录比较清楚的建制沿革大致是： 一九五六年以前叫马桥村，属天子乡； 一  
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叫马桥组，属东风合作社； 一九五八年叫十二生产队，属长乐人民公社（

<<马桥词典>>

大社)；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九年叫马桥生芦队，属天子人民公社(小社)； 一九七九年以后，人民公社撤销，马桥村随天子乡的一部分并入双龙乡至今。

马桥的人大多姓马，大致分作上下两村，也就是上下两弓。

上弓以前富人多一些，马姓也多。

这样的情况并不太常见。

相反，这附近张坊的人姓李，龙家滩的人姓彭，村名的姓氏并不统一，曾经让我奇怪。

我粗略地统计，这种情况在这个县大概占总数的一半以上。

.....



<<马桥词典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